

《临江驿》（一名：《潇湘夜雨》）

主要角色

张翠莺：旦
崔文远：老生
崔通：小生
张天觉：老生

情节

张天觉因参奏权臣获罪被贬，带着女儿张翠莺赴洪州上任。行至淮河附近，因遇风浪翻船，张天觉及随行人等被救上岸；张翠莺逐流而去，被一老渔翁崔文远所救，并认为义女。崔文远有侄崔通，上京赶考，顺路与崔文远告别，因此得与张翠莺会面，并与她定了亲。崔通赴考中了进士，负张翠莺之盟，另娶了考官赵钱的女儿，授为邵阳县令。崔文远和张翠莺在家，也得着了崔通中试的消息，决意去寻他，将近邵阳，崔文远旧病复发，只得停留店中养息，由张翠莺一人前去。张翠莺见了崔通，责其负心。崔通怵于赵家威势，忘恩负义，坚不相认；并诬张翠莺为逃奴，吊打之后，面上刺字，发配岭南，又暗嘱解差刘仁在中途害死张翠莺。刘仁知张翠莺被诬，不忍下手，行至潇湘，遇大雨，遂投驿馆避雨。张翠莺因冤屈难伸，棒伤痛楚，痛哭失声，惊动了在驿馆中睡眠的官员，命张翠莺带进问话。张翠莺惊慌失措，却不想这位官员是她的父亲张天觉。这时张天觉又被重用了。张天觉听到女儿诉出冤屈，大怒，立刻命张翠莺带领校尉，去到邵阳报仇，他自己也随后赶到，这时崔文远也来到，得知经过，痛骂崔通。张天觉遂把崔通送往抚院治罪，带了女儿一同进京。

注释

京剧《临江驿》是根据元曲《临江驿潇湘夜雨》所改编的。这个剧本是中国京剧团演员云燕铭、李宗义、徐和才与本院（中国戏曲研究院）编辑处景孤血共同整理的。主要改动了下列几点：

- 一、原本张天觉因不肯祭河神而遭覆舟之祸；“临江驿”父女相逢是由土地夫妇传声。今删去。
- 二、原本崔通作陕西秦川县令，因与潇湘距离过远，故将秦川改为湖南邵阳。
- 三、原本崔文远因患病，命张翠莺独身去寻崔通，自己又随后赶到。现改为一同前去，将近邵阳，崔文远病倒，遂张翠莺先行。这样比较合乎情理。
- 四、原本最后张翠莺与崔通、赵氏妥协，“大团圆”收场，削弱了本剧的思想性。现已加以删改。

根据《京剧丛刊》第十四集整理

【第一场】

（张天觉上。）
张天觉（引子） 国运倒颠，群雄起，朝出权奸。
（念） 一片心悬家国恨，两条眉锁庙堂忧。只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张兴暗上。）
张天觉（白） 老夫，张商英，字天觉。幼登甲第，屡蒙迁擢，官拜谏议大夫之职。可恨我朝蔡京等，朋比为奸，老夫屡谏，圣上不从，反将我贬往江宁监税；今又蒙圣恩，起授洪州知府，乃上任之期。不免唤出女儿，一同上任。
兴儿！
张兴（白） 有。
张天觉（白） 船只可曾齐备？
张兴（白） 俱已齐备。
张天觉（白） 请你家小姐出堂。
张兴（白） 有请小姐出堂。
（张翠莺上。）
张翠莺（念） 只为爹爹常遭贬，何尝一日得安然。
（白） 参见爹爹。
张天觉（白） 罢了，一旁坐下。

张翠莺 (白) 告坐。啊爹爹，唤女儿出堂，有何训教？

张天觉 (白) 儿啊，为父蒙圣恩，起授洪州知州；今乃上任之期，为此将女儿唤出，一同赴任。

张翠莺 (白) 爹爹连日受那风霜之苦，叫女儿心下何忍。

张天觉 (白) 为父要作忠良，说什么辛苦二字；可叹你母亡故甚早，撇下女儿，孤苦伶仃，无人照应，倒是为父我连累你了。

张翠莺 (白) 爹爹愿作忠良，难道女儿就作不得孝女么。

张天觉 (笑) 哈哈哈哈哈！

(白) 吾儿真乃孝道女儿。后面更衣去吧。

(张翠莺下。)

张天觉 (白) 兴儿！

张兴 (白) 有！

张天觉 (白) 吩咐众人役走上。

张兴 (白) 人役们走上啊！

(四军士、车夫同上。)

张天觉 (白) 带马登舟去者。

张兴 (白) 带马呀！

(张天觉上马，张翠莺上，上车。众人同走圆场。二船夫同上，张天觉下马，张翠莺下车，张天觉、张翠莺、张兴、四军士同上船。车夫下。)

张天觉 (白) 兴儿！

张兴 (白) 有。

张天觉 (白) 吩咐开船。

张兴 (白) 开船哪！

(【牌子】。众人同下。)

【第二场】

崔文远 (内白) 好大风浪啊。

(崔文远摇船上。)

崔文远 (粉蝶儿) 一片汪洋，白茫茫，一片汪洋，
大风狂，涌起巨浪。

(白) 小老儿崔文远。兄弟文达，不幸早年亡故；我有一个侄儿，名唤崔通，现在家乡与人家司账。老汉今日打鱼而归，又遇这样狂风巨浪，倒要留心一二。

(粉蝶儿) 掌稳舵，神定休慌；
一叶舟，随风前往。

(崔文远摇船下。)

【第三场】

(二船夫、四军士、丫鬟、张翠莺、张天觉、张兴同上。)

船夫甲 (白) 伙计，可起了风暴啦，怎么办哪？

船夫乙 (白) 咱们将船靠岸吧。叫管家一声儿。

船夫甲 (白) 管家。

张兴 (白) 什么事？

船夫甲 (白) 我说管家，起了风浪，怕出危险，我们要将船靠岸啦。

张兴 (白) 待我回禀一声儿去吧。

张天觉 (白) 待我看来。

张翠莺 (白) 虽有风浪谅无大险，你老爷上任要紧，吩咐船家，不可将船靠岸。

张天觉 (白) 且慢。啊爹爹，船家既然这样言讲，何不将船拢岸，明日再行，也不为迟。

张兴 (白) 兴儿！

张天觉 (白) 在。

张天觉 (白) 吩咐他们速速开船，将你老爷送到任上，我是自有重赏。
 张兴 (白) 是啦是啦。
 二位，我们大人上任要紧，快点儿开船，到那儿多给酒钱。
 船夫甲 (白) 多给钱！伙计你瞧怎么样？
 船夫乙 (白) 叫开，咱们就开吧。
 船夫甲、
 船夫乙 (同白) 开船喽！
 (二船夫同开船。船翻，众人同下。)

【第四场】

崔文远 (内西皮导板) 打鱼归又遇着狂风巨浪，
 (崔文远摇船上，幕内起救人声。)
 崔文远 (西皮散板) 耳听得救命声近在那厢。
 我这里掌稳舵用目观望，
 (张翠莺逐水上，崔文远救起张翠莺。)
 崔文远 (西皮散板) 穿绫罗定是那官家女娘。
 (白) 女子醒来！
 张翠莺 (西皮摇板) 只说一死鱼腹葬，
 七魄悠悠又还阳。
 强睁二日来观望——
 崔文远 (白) 小心了！
 张翠莺 (西皮摇板) 原来另是一船舱。
 崔文远 (白) 这一女子，看你不像贫户人家之女，为何失足落水呀？
 张翠莺 (白) 这位老丈，有所不知，我名张翠莺，我父张天觉，在朝官拜谏议大夫之职，只因本参奸党，圣上不允，反将我父降职贬往洪州，船行淮河渡口，我父不听船夫之言，遭了危险，父女落水失散，不知我父生死存亡。
 (哭) 喂呀爹爹呀……
 崔文远 (白) 小心了！
 张翠莺 (哭) 喂呀……
 崔文远 (白) 唔呼呀，原来如此。啊小姐，暂随老夫回到家中，慢慢打听你父下落，你意下如何？
 张翠莺 (白) 啊老丈，我看你乃打鱼为生之人，自给不足，若叫我随你回去，我岂能寄食于你。
 崔文远 (白) 这又何妨啊。
 张翠莺 (白) 啊老丈，我有心拜在老丈名下，认为义女，今后帮你打鱼度日，不知老丈心意如何？
 崔文远 (白) 这如何使得！哎，使不得，使不得！
 张翠莺 (白) 义父请上，受女儿一拜。
 崔文远 (白) 这如何使得，哎，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
 张翠莺 (西皮快板) 还望当作亲生养，
 但愿爹爹福寿绵长。
 崔文远 (笑) 哈哈！
 (白) 哎呀呀！我崔文远也是有了女儿的人了哇。儿啊，你看风平浪静，随为父的回去吧。
 张翠莺 (白) 是。
 崔文远 (白) 儿要站稳了。
 (崔文远摇船。)
 张翠莺 (西皮快板) 多蒙将儿救船上，
 不知亲父在何方？
 但愿爹爹多寻访，
 父女们相逢我就答谢上苍。
 崔文远 (白) 那时不要忘了义父我哇！

张翠莺 (西皮快板) 救命恩德岂能忘,
早晚侍奉也应当。
(哭) 喂呀……
崔文远 (白) 站稳了!
(崔文远、张翠莺同下。)

【第五场】

(乱锤。二船夫救张兴、张天觉同上。)

张兴、
二船夫 (同白) 哎呀，这下儿全湿啦。
张天觉 (白) 好大水呀！兴儿，可曾将你家小姐打捞上来？
张兴 (白) 我不知道哇。
张天觉 (白) 哎呀呀，快去问来！
张兴 (白) 是啦。
二位可曾将小姐打捞上来？
二船夫 (同白) 打捞不及，顺流而下啦。
张兴 (白) 启禀大人：船家说打捞不及，大凉是顺流而下拉。
张天觉 (白) 哎呀，不不不好了！
(西皮散板) 听罢言来心惨伤，
倒叫老夫着了忙；
不知生死和去向，
(哭) 我的儿呀！
(西皮散板) 但愿我女并未亡。
(哭) 唉！儿啊……
船夫甲 (白) 大人，我们说这船不能开；你瞧见没有，这船也翻啦，我们哥儿俩可怎么办哪？
船夫乙 (白) 是呀，这可怎么办哪？
张兴 (白) 不要紧的，等我们老爷到任之后，另赔你们一只，也就是啦。
船夫甲 (白) 另赔我们一只新的。多谢大人。
船夫乙 (白) 谢谢您哪！
张天觉 (哭) 唉！儿啊……
张兴 (白) 哎，我说老爷，你尽哭也是枉然哪。依我之见，不如暂且赴任，到了任上，四处刷下告条，再寻访小姐的下落，倘若苍天保佑，父女相逢，也未可知。
张天觉 (白) 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
唉！翠莺我儿，你痛煞为父的了哇……
张兴 (白) 我说船家，快快另备船只，送我们老爷上任，是另有重赏。
二船夫 (同白) 是啦。
张天觉 (哭) 唉！儿啊……
张兴 (白) 您别哭啦，咱们上任要紧哪。
张天觉 (哭) 唉！儿啊……
张兴 (白) 您上任吧。
(众人同下。)

【第六场】

(崔通上。)

崔通 (念) 黄卷青灯一寒儒，九经三史腹内储。他年金榜题名后，方知男儿要读书。
(白) 小生，姓崔名通，字甸士，乃河南人氏；不幸父母双亡，是我幼习举业，今乃大比之年，意欲进京赴考；来此淮河，我有一伯父，名叫崔文远，就在此地打鱼为生，不免顺便探望一番。
来此已是，伯父在家么？

(崔文远上。)

崔文远 (念) 黄犬汪汪叫，何人叩柴扉。

是哪一位？

(崔文远出门。)

崔通 (白) 伯父，小侄崔通在此。

崔文远 (白) 啊慢来慢来。

(崔文远见。)

崔文远 (白) 是你呀！里面讲话。

崔通 (白) 侄儿不敢先行。

崔文远 (白) 哎呀呀，倒是你们读书之人，多礼的很哪。好，随我进来！
来，坐下。

崔通 (白) 告坐。

(崔文远、崔通同坐。)

崔文远 (白) 侄儿你可好哇？

崔通 (白) 托伯父之福。你老人家可好么？

崔文远 (白) 我老是这个样子。

崔通 (白) 伯父年纪大了，就该搬了回去，如何定要分居呀？

崔文远 (白) 哎，常言道好，愿添一斗，不添一口哇。

崔通 (白) 伯父说哪里话来，想伯父与我爹爹乃是同胞弟兄，何出此言。待等侄儿得中回来，定将伯父接回家去。

崔文远 (白) 好！待等侄儿得中回来，为伯搬去就是。只顾讲话，不曾吃茶，待我唤我女儿与你打茶来。

崔通 (白) 啊伯父，你哪里来得女儿呀？

崔文远 (白) 哎，说也奇怪，那日为伯打鱼而归，行在半江之中，偶遇狂风巨浪，只见上流飘来一个死尸，是我将她打捞上来，看她气息未断，是她醒来言道：她名张翠莺，她父张天觉，在朝官拜谏议大夫之职，只因本参奸党，圣上不允，反将她父贬往洪州，父女上任，行至淮河，遭了凶险。是我救了她的性命，认为义女。自到我家，每日随我打鱼度日，倒也十分贤德。少时将她唤出，你兄妹要见上一面哪。

崔通 (白) 哦！原来如此呀。

崔文远 (白) 待我唤她，待我唤她。

女儿！茶可曾烧熟？

张翠莺 (内白) 烧熟了。

崔文远 (白) 打茶来！

张翠莺 (内白) 来了！

(张翠莺托杯盘上。)

张翠莺 (西皮摇板) 未卜那老严亲性命存否，
思亲父无音信举目生愁。
蒙义父再造恩情深义厚，

崔文远 (白) 女儿打茶来！

张翠莺 (西皮摇板) 我只得换笑脸展放眉头。
(白) 爹爹用茶。

(崔文远、崔通同起座。)

崔文远 (白) 侄儿请来用茶。

崔通 (白) 伯父请用吧。

崔文远 (白) 远来是客呀。

张翠莺 (白) 待儿再取一杯。

崔文远 (白) 不用了，不用了。儿啊，我时常对你讲的崔通哥哥，就是他。上前见个礼儿呀。
哎，侄儿，这就是你翠莺妹妹，上前见个礼儿。

张翠莺 (白) 哥哥万福。

崔通 (白) 愚兄还礼。

(崔通因注视张翠莺，将茶倒在崔文远手上。)

崔文远 (白) 嘿嘿！

张翠莺 (白) 烫着了无有？

崔文远 (白) 坐下坐下。只顾讲话，包袱还未曾放下，来来来，放下放下！

(张翠莺下, 取两杯茶, 上。)

张翠莺 (白) 爹爹、哥哥用茶。
(崔通接茶。)

崔通 (白) 罪过哇罪过! 啊, 贤妹, 恕为兄少来拜识。
张翠莺 (白) 岂敢, 哥哥可好?
崔通 (白) 托贤妹之福。愚兄今日一来求取功名, 二来探望伯父, 不想有缘, 得见贤妹; 但今日一别, 不知何日才得相见也。

张翠莺 (白) 这……
崔通 (白) 啊……
崔文远 (白) 哽……
张翠莺 (白) 咦……
崔通 (笑) 啊, 哈哈!
张翠莺 (白) 呀!
(西皮流水板) 只见他潘安貌容颜俊秀,
只见他书卷气性情温柔;
戴方巾穿蓝衫把鸳鸯带扣,
上下无有不风流。
心中事, 难出口,
不语无言我脸带含羞。

崔文远 (白) 呀!
(西皮流水板) 见一个目含情趋前退后,
见一个默无言脸带含羞。
罢罢罢好姻缘待我成就,
也免得被埋怨做事不周。

(白) 啊, 侄儿。
崔通 (白) 伯父。
崔文远 (白) 你可定下妻室?
崔通 (白) 侄儿不曾定亲哪。
崔文远 (白) 好, 今日为伯为媒, 将我义女许配于你。意下如何?
(张翠莺含羞欲走。)

崔文远 (白) 暖, 不要跑哇! 不要害羞哇! 儿啊, 肯与不肯, 要你说上一句, 免得日后埋怨为父的不是呀。啊, 讲啊! 讲啊!

张翠莺 (白) 啊, 爹爹, 你救了儿的性命, 儿感恩不尽, 又替女儿提的什么亲哪。
崔文远 (白) 有道是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啊, 女儿, 你看我侄儿, 满腹经纶, 人才出众, 今日配成佳偶, 岂不是一桩喜事呀!

(笑) 哈哈!
张翠莺 (哭) 喂呀……
崔文远 (白) 我这里笑, 她倒哭起来了。
张翠莺 (哭) 爹爹呀!
(西皮摇板) 亲父生死无音信,
怎敢私自配婚姻。

崔文远 (白) 哦, 你说无有父命, 不敢私自订婚, 难道我作义父的就作不了你的主么?
张翠莺 (白) 这个……
崔通 (白) 是呀。倒是无有媒人哪。
崔文远 (白) 古人以红叶为媒, 今日我的主婚人, 就以鱼网为媒; 你二人对着鱼网一拜, 也就是了。啊, 拜呀! 你二人要拜呀! 拜呀!

(崔文远拉张翠莺。)

崔通 (西皮摇板) 先拜鱼网为媒媾,
(崔文远拉崔通, 崔通、张翠莺同拜。)

崔通 (西皮摇板) 再拜伯父主婚谋;
今日良缘事成就,
崔文远 (白) 侄儿, 你二人重见一礼, 日后也好讲话呀。
啊女儿, 你二人重见一礼, 日后也好讲话呀!

崔通 (白) 啊, 贤妹, 愚兄这里有礼了。
 (崔文远向张翠莺。)

崔文远 (白) 暖, 你要还上一礼呀!

崔通 (白) 愚兄有礼。
 (崔文远向张翠莺。)

崔文远 (白) 还上一礼!

崔通 (白) 喏喏喏, 愚兄这厢有礼了!
 (崔文远向张翠莺。)

崔文远 (白) 暖, 有道是来而不往非礼也。
 (崔文远拉张翠莺还礼, 用女声念。)

崔文远 (白) 还礼还礼!
 (笑) 哈哈!
 (西皮摇板) 但愿你夫妻到白头。
 (白) 啊, 侄儿, 本待与你二人完聚婚事, 只是古人有云: “先功名而后妻室”。等侄儿得中回来, 再完成花烛, 也还不迟。

崔通 (白) 这……

张翠莺 (白) 男儿志气, 原要如此。

崔文远 (白) 好, 但不知你何日启程?

崔通 (白) 侄儿功名心切, 伯父所言, 正合我意, 侄儿即刻就要启程。

崔文远 (白) 你这就要走吗?

崔通 (白) 正是。

崔文远 (白) 有什么言语, 嘱咐她几句呀。
 啊, 女儿, 你哥哥要走了, 有什么言语, 与他说上几句呀。

张翠莺 (白) 是。

崔文远 (白) 去呀去呀!
 哎呀呀, 我也老糊涂了哇, 有我在此, 她二人怎能讲话。
 侄儿, 你二人在此讲话, 我到后面与你准备干粮去。
 (崔文远下。)

崔通 (白) 啊, 贤妹, 你看天已不早, 愚兄要告辞了, 你有什么言语嘱咐与我吗?

张翠莺 (白) 哥哥此去, 文章得意, 鱼跳龙门, 得中回来, 休要忘了我的思念。

崔通 (白) 哎呀呀, 焉敢忘却。

张翠莺 (白) 怕你口不应心, 负了我这孤苦伶仃的人……哪……啊!
 (张翠莺哭。)

崔通 (白) 哎呀贤妹, 我若忘了你, 喏, 叫我天不盖, 地不载, 喏喏喏, 日月不照临。
 言重了!

(崔文远上。)

崔文远 (白) 侄儿, 言重了。
 (崔文远向崔通、张翠莺。)

崔文远 (白) 这有水酒, 祭祭祖先再走吧。
 (崔文远递杯与崔通, 崔通接杯, 叩首。)

崔通 (西皮摇板) 敬求祖先多保佑,
 锦衣荣归占鳌头。

崔文远 (西皮摇板) 女儿也敬一斗酒,
 夫妻名分你莫害羞。
 (白) 啊女儿, 你哥哥要走了, 你要敬他一杯就哇。

张翠莺 (白) 遵命。
 (西皮二六板) 闻言不由我泪难收,

崔文远 (白) 去呀! 去呀!

张翠莺 (回龙) 叫我怎开口……

崔文远 (白) 这有什么不好开口, 过去叫他一声哥哥, 暖, 或是一声丈夫, 都是可以的嘛!
 去呀! 哦去呀!

张翠莺 (白) 是!
 (西皮二六板) 含羞启齿又低头。

但愿你金榜占魁首，
但愿得同房春——

(崔文远故意作嗽，张翠莺羞涩。)

张翠莺 (西皮二六板) 早结鸾俦。
切莫要见新忘了旧，
休叫我依柴门望断归舟。

崔通 (白) 正是：
(念) 自古嫦娥爱少年，哪怕蟾宫不许攀。

崔文远 (念) 但愿此去鳌头占，

张翠莺 (念) 明春专望锦衣还。

崔文远 (白) 好一个“专望锦衣还”。

崔通 (白) 伯父，侄儿我要走了。

崔文远 (白) 走吧。

崔通 (白) 啊，伯父，侄儿要拜别了。

崔文远 (白) 你去吧。

崔通 (白) 伯父保重要紧。

(崔文远、崔通、张翠莺同出门，崔通凝视张翠莺，转身，张翠莺哭。)

崔文远 (白) 进来吧。

(崔文远进门看见包袱。)

崔文远 (白) 啊，侄儿转来！侄儿转来！

张翠莺 (白) 啊，哥哥转来！哥哥转来！爹爹唤你。

崔通 (白) 伯父唤我。

伯父何事？

崔文远 (白) 把包袱忘了。

(崔文远、崔通互碰。)

崔通 (白) 哎呀碰着了？

崔文远 (白) 昏头搭脑哇！

张翠莺 (白) 啊哥哥，你进京必须时常寄个信儿回来，也免得义父挂念。

崔文远 (白) 哎哎哎，是呀！也免得我挂念哪。

崔通 (白) 侄儿记下了。

崔文远 (白) 去吧。哎哎哎，好，去吧！

(崔通下。崔文远见张翠莺追望。)

崔文远 (白) 女儿！

张翠莺 (白) 爹爹！

崔文远 (白) 你哥哥去远了哇！

张翠莺 (白) 是。

崔文远 (白) 进来吧！

张翠莺 (白) 是。

崔文远 (白) 进来吧！

张翠莺 (白) 是。

崔文远 (白) 进来吧！

(崔文远见张翠莺仍在追望。)

崔文远 (白) 哎，女儿！

张翠莺 (白) 啊，爹爹。

崔文远 (白) 你哥哥去远了哇！

张翠莺 (白) 是。

崔文远 (白) 进来吧！

张翠莺 (白) 来了。

崔文远 (白) 哎，进来吧！

(崔文远张翠莺仍然恋恋不舍凝望。)

崔文远 (白) 女儿！

张翠莺 (白) 爹爹！

崔文远 (白) 你哥哥去远了！

张翠莺 (白) 是。
 崔文远 (白) 进来吧!
 (崔文远下。)
 张翠莺 (白) 晓得了。
 (哭) 喂呀……
 (张翠莺闭门, 下。)

【第七场】

(〔牌子〕。四军士引赵钱同上, 赵钱下轿, 进门, 入座。)
 赵钱 (念) 依仗权官是内亲, 也收桃李占芳春。虽然有女承欢笑, 其奈无儿闷煞人。
 (白) 老夫, 赵钱。只因我与吏部尚书章惇, 乃是内亲, 因此放我今科主考。老夫膝下无儿, 只生一女, 尚未婚配。我看新科进士崔通, 人才出众, 品貌双全, 我有心将我女儿招赘于他, 等他到来, 当面议婚便了。
 崔通、
 三鼎甲 (内同白) 众门生到!
 (院子上。)
 院子 (白) 众门生到!
 赵钱 (白) 有请。
 院子 (白) 遵命。
 有请!
 (崔通、三鼎甲同上。)
 崔通、
 三鼎甲 (同白) 恩师在上, 门生等大礼参拜。
 赵钱 (白) 众位贤契免礼。我看你等, 相貌轩昂, 文章出奇, 将来必有重用。
 崔通、
 三鼎甲 (同白) 皆赖恩师提拔。
 赵钱 (白) 啊崔贤契!
 崔通 (白) 恩师!
 赵钱 (白) 我有一小女, 年方一十八岁, 有意招赘于你, 不知贤契意下如何?
 (崔通背供。)
 崔通 (白) 哎呀! 我是有了妻子的人了, 岂可停妻再娶? 此事么, 断断的使不得。
 赵钱 (白) 啊崔贤契, 到底你意下如何? 难道我女还配不得你么?
 崔通 (白) 我想此事不允, 功名难保, 也罢, 待我从权了吧。
 (崔通向赵钱。)
 崔通 (白) 啊岳父大人请上, 受小婿大礼参拜。
 赵钱 (白) 贤婿不必拜了!
 (笑) 啊哈哈。
 (白) 你就住在老夫的府中, 待我择一良辰, 与你二人完成花烛, 诸位贤契!
 三鼎甲 (同白) 恩师。
 赵钱 (白) 请到后面吃杯喜酒来呀!
 (笑) 哈哈!
 (众人同下。)

【第八场】

(张翠莺上。)
 张翠莺 (西皮摇板) 崔郎蟾宫折桂枝,
 忘了当年发愿时。
 难道负心竟至此,
 独坐草堂自寻思。
 (白) 自从那年翻船落水, 多蒙义父救了性命, 又许配崔郎为妻, 谁想他一去三载未归; 闻得人言, 他已中了进士实授邵阳县令。为此与爹爹说定, 同去寻他, 只

是爹爹大病初愈还怕行路有些不便。唉！张翠莺张翠莺，你你你真乃不幸也！
 (西皮摇板)
 三载未曾来半纸，
 空劳牵挂一场痴。

(崔文远上。)
 崔文远 (西皮摇板) 崔通上京去赴试，
 至今无信有差池。
 (白) 儿啊，为父已然将行李收拾好了，我们一同上路哇。

张翠莺 (白) 爹爹病未痊愈，怎能与孩子一同前去？
 崔文远 (白) 不妨不妨，为父病体已然好了，不过是无而已，我们慢慢行走，料无大碍。
 若是叫你一人前去，道路遥远，孤女独行，为父我怎能放心得下呀？

张翠莺 (白) 这，我父女一同前去，撇下门户何人照管？
 崔文远 (白) 我已然托付好了左右邻居，在我们去后，自然有人照管。啊，儿啊，看今天天气晴和，我们收拾收拾，就此上路去吧。

张翠莺 (白) 这……
 崔文远 (白) 哎，不用犹豫了。你看哪，我连盘费都借来了，我们就此上路去吧！
 张翠莺 (白) 儿遵命。

(张翠莺拿雨伞、包裹。)
 张翠莺 (西皮摇板) 同定爹爹邵阳去，
 崔文远 (西皮摇板) 但愿早成连理枝。
 (白) 来，我们一同走吧。哎走哇！
 (张翠莺、崔文远同下。)

【第九场】

(【牌子】。四军士、王弘同上。)
 王弘 (白) 下官，王弘。只因张天觉，自到洪州不久，即蒙圣恩，升为天下提刑廉访使，
 巡查各道，现在岭南。今奉圣命调他回京，另有重任。
 左右，岭南去者。

(【牌子】。众人同下。)

【第十场】

(李小二上。)
 李小二 (念)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白) 在下，李小二。在这湘乡郊外，开了一座小店儿，看今儿个天气晴和，店里头也没有多少事而儿，我到外头瞧瞧去。

崔文远、
 张翠莺 (内同白) 走哇！
 (崔文远、张翠莺同上。)
 崔文远 (西皮散板) 父女们奔邵阳紧把路趲，
 张翠莺 (西皮散板) 五更起戴月行露宿风餐。
 崔文远 (西皮散板) 年迈人也顾不得身体劳倦，
 张翠莺 (西皮散板) 老爹爹正逢着大病初痊。
 崔文远 (西皮散板) 猛然间眼昏花四肢瘫痪，
 (崔文远倒地。)
 张翠莺 (白) 啊爹爹！爹爹！喂呀！
 (西皮散板) 这都是为孩子受此颠连。
 (哭叫) 爹爹！爹爹！喂呀爹爹呀……

李小二 (白) 我瞧这老头儿，八成儿是有病吧！带着病的人，你让他这么赶路哪儿行啊！我瞧瞧病的怎么样啦。

(李小二用手摸抚崔文远头部，崔文远呻吟。)
 李小二 (白) 还好，不要紧的，可是先别走道儿啦，快上我这店里来歇歇腿儿吧。
 (李小二上前搀起崔文远。)

张翠莺 (白) 有劳店家搀扶。

李小二 (白) 没什么，没什么。

(李小二搀崔文远入座。)

李小二 (白) 来，我给这位老大爷拿点儿姜汤去。

(李小二取姜汤上。)

李小二 (白) 您先喝点儿定定神。

(张翠莺以姜汤与崔文远饮。)

崔文远 (白) 哎呀呀，有劳店大哥。

李小二 (白) 怎么着，您不要紧的了？

崔文远 (白) 我死是死不了，只恐一时也走不了。

张翠莺 (哭) 喂呀……

李小二 (白) 您走不了不要紧，我们这儿是店，住个一年半载的都没关系。

崔文远 (白) 啊店大哥，此处是什么所在，离邵阳县还有多远？

李小二 (白) 这儿是湘乡县的地方儿，离邵阳还有一百多里路哪。

张翠莺 (哭) 喂呀……

李小二 (白) 这位姑娘别哭，天灾病孽事所难免，这也不要紧的，你们这儿先歇歇儿，我再给你们烧点水去。

(李小二下。)

崔文远 (白) 哎呀儿啊！指望将儿送至邵阳，使你夫妻相会，不想为父旧病复发，又难以行走。想此处离邵阳不过一百余里，依为父之见，不如儿先去邵阳，夫妻相认，然后再派人接我。如其不然，父女同宿旅店，我们带的盘费无多，到那时候，只恐你我父女就要双双困在此地了。

张翠莺 (白) 哎呀爹爹呀！你乃有病之人，孩儿怎忍抛你一人在此！

崔文远 (白) 嗟呀！说什么抛我在此，看那店家到也善良，有他照应于我，料也无妨。你先去到邵阳县衙，见着崔通，叫他派人前来接我，乃是两全之道；你若固执不去，一旦盘费花尽，困在此地，举目无亲，你我父女如何是好。儿啊，你、你、你再不要固执了哇……

(西皮散板)

我今病卧在此店，
必须设法两周全。
我儿先到邵阳县，
免得一同受颠连。

张翠莺 (白) 呀！

(西皮散板)

听罢爹爹讲一遍，
倒叫翠莺两为难，
有心先去邵阳县，
难舍爹爹病缠绵；
有心不去邵阳县，
父女同困也徒然。

(白) 罢！

(西皮散板)

请出店家讲当面，
(白) 店大哥快来！
(西皮散板)

再把好言说一番。
(白) 店大哥快来！店大哥快来！

(李小二上。)

李小二 (白) 哎，您叫我什么事情呀？

张翠莺 (白) 我名张翠莺，这是我义父崔文远，我父女二人，前去邵阳投亲，不想行至此处，爹爹身染重病，我只得一人先去邵阳，投亲之后，再来接他。还望店大哥在我去后多多照应我那义父，等我投亲回来，自有重谢。

李小二 (白) 哎，哎，你往邵阳投亲去，您这位亲戚是干什么的呀？

张翠莺 (白) 乃是现任邵阳县令。

李小二 (白) 哟，这么一说你们都是官亲哪，没错儿，没错儿，这位老头的病，我找人给瞧瞧就是了，您放心吧。

张翠莺 (白) 啊爹爹，如此女儿就要前去了。

崔文远 (白) 趁着天色尚早，你自管前去吧。
 张翠莺 (白) 爹爹呀！
 (西皮散板) 无奈何把爹爹暂时抛闪，
 还望你耐心等且莫愁烦。
 (白) 啊店大哥，我将爹爹托付于你，千万多加照应，我日后自有重谢，自有重谢。
 李小二 (白) 是啦，是啦，您放心吧，全交给我啦。
 张翠莺 (白) 这有散碎银两在此，爹爹慢慢调治病体，不可急躁，儿去到邵阳就来。正是：
 (念) 孤身急奔邵阳县，但愿爹爹早平安。
 (张翠莺下。)
 崔文远 (白) 女儿慢些走，慢些走。
 (哭) 哎，儿啊！
 李小二 (白) 哎哟，我的老爷子，您别在这儿呆着啦，风大，留神闪着。快跟我到后头歇歇去啵！
 (李小二搀崔文远同下。)

【第十一场】

(丫鬟、家院、赵女、崔通同上。)

崔通 (念) 金榜题名是崔通，
 赵女 (念) 郎才女貌巧相逢。
 崔通 (念) 邵阳小县无积蓄，
 赵女 (念) 保你作个富家翁。
 崔通 (白) 啊夫人，何以保我作富家翁呢？
 赵女 (白) 你瞧，你忙什么的，有话咱们坐下说呀。
 崔通 (白) 夫人请坐。
 赵女 (白) 坐着坐着。
 崔通 (白) 夫人慢慢请讲。
 赵女 (白) 你想啊，我爹虽然是死啦，还有我姨父章惇在朝当权哪。仗着他的势力，你还发愁升官吗？再一说呀，就是上司台前，还要让你三分，只要你好好的干，怎么不能成个富家翁哪。
 崔通 (白) 哎呀呀，夫人说得有理。
 丫鬟，好好地伺候夫人是呀。
 赵女 (白) 得啦得啦，你别巴结我啦。我告诉你，我有钱有势，可就是一样儿……
 崔通 (白) 哪一件？
 赵女 (白) 就是不准你在外头讨小老婆，你若是在外头讨小老婆，那我可不答应。
 崔通 (白) 下官就是有天大的胆，我也不干哪。
 张翠莺 (内白) 走哇！
 (张翠莺上。)
 张翠莺 (西皮散板) 不辞跋涉路途远，
 未知可能见夫男。
 (白) 来此已是邵阳县衙，待我向前。
 门上哪位听事？
 (家院出门。)
 家院 (白) 这一女子，你是作什么的？
 张翠莺 (白) 我来问你，你家老爷可是河南人氏？
 家院 (白) 正是河南人氏。
 张翠莺 (白) 姓崔名通字甸士么？
 家院 (白) 正是我家老爷。
 张翠莺 (白) 你往里通报，就说夫人到。
 家院 (白) 我家老爷有了夫人了。
 (张翠莺惊。)
 张翠莺 (白) 哎呀，你家老爷他、他、他有了夫人了？
 家院 (白) 正是。

张翠莺 (白) 你、你、你往里通报，就说张翠莺夫人到。

家院 (白) 稍等片时，待我与你通禀。

张翠莺 (白) 正是：

(念) 一朝为县令，便怀薄幸心。

(张翠莺下。)

家院 (白) 启禀老爷：夫人到。

赵女 (白) 嗨嗨嗨！我说你怎么啦，吃饱了撑的！夫人不是在这儿哪吗？

崔通 (白) 是呀，夫人在这里呀。

家院 (白) 张翠莺夫人到。

赵女 (白) 啊？谁？张翠莺？

家院 (白) 正是。

(赵女对崔通。)

赵女 (白) 嘿！张翠莺是谁呀？啊？她是谁呀？

崔通 (白) 我实对你说了吧，她是我的原配呀。

赵女 (白) 怎么着？有了原配啦吗？那为什么还要停妻再娶哪？

崔通 (白) 夫人哪里知道，乃是我伯父强配与我的呀！

赵女 (白) 哦，你伯父强配与你的？

崔通 (白) 正是。

赵女 (白) 我再问问你，你们俩成了亲没有哪？

崔通 (白) 哪个与她成过亲来，不过是一句话而已呀。

赵女 (白) 哦，没成亲哪。那你打算怎么办哪？

崔通 (白) 夫人，这一女子，实在孤苦，莫若将她收下，作个有名无实的夫人，你意下如何？

赵女 (白) 呸！她作个有名无实的夫人，那我算找谁的呀！哦，我知道啦，我爹刚死，你就在外头讨小老婆欺负我，对不对呀？我告诉你，我有钱有势，难道说非跟你不成吗？可是一样儿，咱们得去我姨父说嗒说嗒，少不得告你一个设计骗婚，叫你人财两空，还得罢官治罪。走走走走，找我姨父说理去！

崔通 (白) 慢来慢来！夫人不要如此，依你之见呢？

赵女 (白) 依我之见哪，先把她叫进来，吊打一顿，出出我这口恶气再说。

崔通 (白) 慢来，她无有罪名哪！

赵女 (白) 怎么着，她无有罪名……

崔通 (白) 是呀。

赵女 (白) 哦，你就说她是咱们家的逃奴，偷盗咱们家的金壶玉盏，这不就是她的罪名吗？

崔通 (白) 哎呀呀，这样罪名，只怕难遮众目吧？

赵女 (白) 什么，难遮众目？我知道啦，你那个心眼里，有点舍不得她，对不对呀？这也不要紧的，走走走，咱们还是找我姨父说嗒说嗒去，走走走！

崔通 (白) 哎呀，夫人不要生气，依你就是。

赵女 (白) 这不结啦吗。

崔通 (白) 家院，将那女子带进来！

家院 (白) 那一女子快来。

(张翠莺上。)

张翠莺 (念) 可恨负心崔甸士，忘却当年发愿时。

(白) 可曾通禀？

家院 (白) 老爷唤你。

张翠莺 (白) 带路！

家院 (白) 随我进来。

张翠莺 (白) 崔通在哪里？崔通在？

(张翠莺进入。)

张翠莺 (白) 崔通，你好负心！你、你、你、你好薄幸……哪……啊……

(赵女向崔通。)

赵女 (白) 嘿！你别楞着呀，她是谁呀？嘿！她是谁呀？

崔通 (白) 她、她、她、她是我家的使女，偷盗金壶玉盏，一向不知她在何处；今日又来冒认丈夫，莫非她、她、她、她疯了么？

(赵女向张翠莺。)

赵女 (白) 哈哈! 你这是飞蛾投火, 自来送死呀。来呀!

家院 (白) 有。

赵女 (白) 先把她给我吊起来!

(家院欲动手, 张翠莺打家院嘴巴。)

张翠莺 (白) 崔通! 薄情郎啊! 是我蒙义父相救, 才遇你这薄情的冤家。义父主婚, 将我终身许配于你, 实指望你名登金榜, 衣锦还乡, 与你夫唱妇随, 琴瑟调和, 谁想你停妻再娶, 背信悔约, 丧尽天良, 一至于此。真乃名教中之罪人, 衣冠中之禽兽! 人之无良, 与禽兽何异也!

(西皮散板)

曾记当年盟誓愿,
你若亏心上有天。

赵女 (白) 哟这是谁呀? 在我这邵阳县, 这么又哭又闹的!

张翠莺 (白) 你是什么人, 在此舞口弄舌?

赵女 (白) 怎么着? 你连我都不认得! 哼, 告诉告诉你吧, 我就是这邵阳县的夫人嘛。

张翠莺 (白) 你是夫人! 好贱人!

(张翠莺打赵女。)

赵女 (白) 哎哟! 好哇你!

(赵女对崔通。)

赵女 (白) 她打了我!

(赵女对张翠莺。)

赵女 (白) 反不了你呀!

张翠莺 (西皮散板) 你将我凤友鸾交占,
无廉无耻你下贱不堪。

赵女 (白) 什么? 你说我霸占了你的丈夫? 好, 你要有婚书八字帖儿呀, 拿出来瞧瞧。太太我是有志气的, 马上就让; 要是没有哇, 哼! 我可要打你一个冒认官亲。

张翠莺 (白) 住了! 此事乃义父主婚, 是他的伯父; 况且, 我二人情义相投要得什么庚贴!

赵女 (白) 哟, 听你这么说, 你是没有哇。那我可要对不起你啦。
来呀! 把她给我吊起来!

(家院吊起张翠莺, 赵女用鞭打。)

张翠莺 (白) 好贱人!

(赵女用鞭打。)

张翠莺 (白) 好贱人!

(赵女用鞭打。)

张翠莺 (白) 好贱人! 好贱人!

赵女 (白) 哈哈! 你这是斗气儿呀! 我越打, 你越骂。看是我打得疼, 还是你骂得疼?

(西皮散板)

今日叫你筋骨断,
尝尝手中无情鞭。

(赵女对崔通。)

赵女 (白) 去! 给我打, 把她给我打死!

崔通 (西皮散板) 死在头上还强辩,
伶牙利齿也枉然;
皮鞭之下除后患!

张翠莺 (哭)

(西皮散板)

喂呀!
狠心冤家礼不端。
皮鞭落下如雨……点,
(哭头)
冤家呀!

(西皮散板)

他年定要报此冤。

崔通 (西皮散板) 霎时叫你筋骨断,

赵女 (西皮散板) 走上前来忙阻拦。

(赵女使眼色。)

崔通 (白) 来, 将她带了下去。

(家院带张翠莺同下。)

崔通 (白) 夫人因何拦阻?

赵女 (白) 咱们别打她啦，要是把她打死在咱们这儿，传出去多不好听啊。

崔通 (白) 依夫人之见呢？

赵女 (白) 依我之见哪，把她面上刺字，发往岭南，再叫人在半道儿上把她给害死，不就斩草除根了吗？

崔通 (白) 就依夫人。

赵女 (白) 这不结了吗。可气坏了我啦。

崔通 (白) 夫人不要生气，请到后面歇息去吧。

赵女 (白) 丫头，我的人参汤熬好了吗？

丫鬟 (白) 早就给您熬好啦。

赵女 (白) 我要到后头歇着去啦。

崔通 (白) 歇息去吧。

丫鬟 (白) 好生伺候夫人。

赵女 (白) 可气着我啦。

丫鬟 (白) 丫头，搀我来。

(丫鬟搀赵女同下。)

崔通 (白) 唤人役们走上。

家院 (白) 人役们走上。

(家院下。四衙役同上。)

崔通 (白) 来，升堂！
唤刘仁来见。

(刘仁上。)

刘仁 (念) 忽听唤刘仁，想必有公文。
参见太爷！

崔通 (白) 罢了。

刘仁 (白) 有何吩咐？

崔通 (白) 今有我家逃奴张翠莺，偷盗金壶玉盏，已经拿住，将她发往岭南，命你以为是长解。附耳上来！

刘仁 (白) 是，是，是。

崔通 (白) 来，带女犯！

刘仁 (白) 带女犯。

(衙役甲下，带张翠莺同上。)

崔通 (白) 将她面上刺“逃奴”二字。

刘仁 (白) 是。

(刘仁刺字，张翠莺哭。)

崔通 (白) 发往岭南，早早——
(崔通作手势，暗示杀状。)

崔通 (白) 送到。

刘仁 (白) 是。

崔通 (白) 退堂。

(崔通、四衙役同下，刘仁将张翠莺上锁。)

刘仁 (白) 走！走！走！
(刘仁拉张翠莺同跑圆场。)

张翠莺 (哭) 喂呀！
(张翠莺跌坐，爬起。)

刘仁 (白) 嘿！你倒是快走哇！

张翠莺 (白) 是。

刘仁 (白) 走！走！
(刘仁、张翠莺同下。)

【第十二场】

张天觉 (内西皮导板) 驰驿江湖一老臣，
(四军士、四校尉、张兴、张天觉同上。)

张天觉 (西皮摇板) 一路哪顾苦和辛。
翠莺三载无音信，
怎不叫我痛伤情。
想至此间心难忍，

(雨声。)

张天觉 (西皮摇板) 秋雨淋淋愁煞人。
(白) 老夫张天觉。自到洪州不久，即蒙圣恩升为天下提刑廉访使，今当岭南察吏而回，奉调进京。行至潇湘，不想天降大雨，真真闷煞人也。

张兴 (白) 启禀大人：这雨是越下越大，咱们找个地方避避雨去呀。

张天觉 (白) 前面什么所在？

张兴 (白) 乃是临江驿。

张天觉 (白) 传谕下去，临江驿歇马。

张兴 (白) 临江驿歇马呀！

(众人同走圆场，驿丞官上。)

驿丞官 (白) 参见大人！

张天觉 (白) 罢了。
兴儿！

张兴 (白) 有。

张天觉 (白) 吩咐众人役下面歇息。

张兴 (白) 是。
人役们两厢退下呀！

(四军士、四校尉自两边分下。)

张天觉 (白) 兴儿！

张兴 (白) 有。

张天觉 (白) 传话出去，老夫鞍马劳顿，在此歇息，不许闲人吵闹喧哗，若是喧哗，打折尔的狗腿！

张兴 (白) 是。

张天觉 (白) 正是：
(念) 长江风送客，孤馆雨留人。
(白) 唉！

(张天觉下。)

张兴 (白) 驿丞官儿哪？

驿丞官 (白) 有。

张兴 (白) 大人一路劳乏，在此歇马，不准高声喧哗，若是高声喧哗，打折尔的狗腿！

(张兴下。)

驿丞官 (白) 下面听着：今有大人在此歇马，不许高声喧哗，若要高声喧哗，打折你们的狗腿！

(驿丞官下。)

【第十三场】

张翠莺 (内二黄导板) 秋雨淋路泥泞身体寒冷，
(张翠莺上，刘仁赶上，张翠莺跌倒。)

刘仁 (白) 呀！把你发配岭南，下这么大的雨，你这么一步一步儿的蹭，这得多咎才到哇？呸！我打死你！

(刘仁举棍欲打。)

张翠莺 (白) 喂呀……啊……
(二黄散板) 你、你、你、你因何全无有恻隐之心？

刘仁 (白) 起来走！

(张翠莺起，走。)

张翠莺 (二黄散板) 浑身的棒疮发实难支撑，
(张翠莺滑倒。)

刘仁 (白) 嘿！有得！让你快走嘛，平地你摔跟头玩儿；你这是成心哪你！我打死你！

张翠莺 (白) 哎呀解差哥，这里滑得很哪。

刘仁 (白) 胡说！人家走不滑，怎么你走就滑，这是怎么回事？

张翠莺 (白) 解差哥，你来试试看。

刘仁 (白) 有得！跟我要价儿还价儿。起来走！
(张翠莺爬起。)

刘仁 (白) 人家走，不滑，怎么你走就滑！我就不信它滑。
(刘仁试行，被滑倒。)

张翠莺 (白) 如何！

刘仁 (白) 何如！
(刘仁爬起。)

刘仁 (白) 这边儿滑，你不会走那边儿吗。

张翠莺 (哭) 喂呀……啊……
(二黄散板) 走一步又一步哪得消停。

刘仁 (白) 这是你偷人东西的报应。

张翠莺 (白) 解差哥哇！
(二黄散板) 非是我偷去了金银物品，这都是崔甸士他借刀杀人。

刘仁 (白) 什么？你说我们老爷借刀杀人，屈赖了你啦是不是？

张翠莺 (白) 正是。

刘仁 (白) 他怎么不屈赖别人，单屈赖你哪？别跟我弄这套。走！

张翠莺 (白) 你哪里晓得呀。
(二黄散板) 毁盟约另婚娶心肠毒狠，似这等冤屈事向谁去明。啊……解差哥呀！

刘仁 (白) 哎，听你这个话，你跟我们老爷是原配夫妻呀！这就不对啦；既然是原配的夫妻，为什么还叫我在半道儿上把你给……
(刘仁急掩口，背供。)

刘仁 (白) 差点儿全说出来。哎呀，老爷呀老爷，这可就是你的不是啦。既然家里头有原配，为什么还要停妻再娶哪？她既找上门来，就该认下才是，为什么把她面上刺字发往岭南，还叫我在半道儿上把她给害喽？我虽然是公门中的人，也犯不上作这样儿缺德的事情啊！可是我不杀她，我也救不了她，这可怎么办哪？有啦，我瞧她被打得这个样儿，也活不了多少日子，我跟她慢慢儿的走着，哪天到了哪天算。我就是这个主意。
(刘仁对张翠莺。)

刘仁 (白) 你别哭，我也不打你啦，前边儿就是临江驿，咱们到那儿找个地方儿避避雨好不好？来来来，你扶着我这根棍儿。

张翠莺 (白) 多谢解差哥！

刘仁 (白) 哎没什么，没什么，来！扶着我这根棍儿走。

张翠莺 (二黄散板) 听说是住处勉强前进，好容易来到了临江驿门。
(刘仁、张翠莺同走圆场。拉幕。张天觉、张兴同睡在上面。)

刘仁 (白) 有人吗？哪位老爷该班儿您哪？
(驿丞官上。)

驿丞官 (白) 谁呀？天刚黑就有人叫门？

刘仁 (笑) 哈哈。
(白) 老爷！

驿丞官 (白) 干什么的？

刘仁 (白) 是，我们是走路的。我押着个女犯人，您瞧下这么大雨，天也黑啦，简直走不了啦。老爷，跟您这儿避避雨得啦。

驿丞官 (白) 哦，投宿的。不成！

刘仁 (白) 别价，老爷！又是女犯人，外头下这么大的雨，实在走不了啦。老爷！您行行好得啦。

驿丞官 (白) 唉，你不知道，今有大人在此歇马。

刘仁 (白) 是!

驿丞官 (白) 里边儿没地方儿。不成, 不成, 不成……

刘仁 (白) 老爷老爷! 我们有个避雨的地方儿就成, 雨一住, 天一亮就走。老爷, 老爷!

(笑) 哈哈哈哈哈。

驿丞官 (白) 瞧你这个人怪可怜的。

刘仁 (白) 没法子。

驿丞官 (白) 可是里头没地方儿呀。

刘仁 (白) 有个地方儿就成, 有个地方儿就成。老爷!

驿丞官 (白) 干脆这么办, 你们在门道里呆一晚上得啦。

刘仁 (白) 成! 成!

驿丞官 (白) 可是这么着, 不许嚷!

刘仁 (白) 不嚷! 不嚷! 哪儿能给您招事呀! 您歇着去吧, 歇着去吧。

(驿丞官下。刘仁向张翠莺。)

刘仁 (白) 嘿嘿嘿, 进来, 进来! 听我告诉你, 我央告这位老爷半天, 才让咱们进来; 咱们就在这门道里避雨。你那边儿, 我这边儿, 可是这么着, 千万不许哭, 不许嚷。听见了没有哇?

张翠莺 (白) 是。

(刘仁、张翠莺同进入。)

刘仁 (白) 哎! 怎么赶上这么大的雨, 唉!

(刘仁打哈欠。)

刘仁 (白) 干粮哪儿去啦?

(刘仁在怀中找。)

刘仁 (白) 在这儿哪。

(刘仁取出小饼吃。张翠莺哭, 抽咽。)

刘仁 (白) 嘿! 我不让你哭, 别哭啦!

(刘仁寻思。)

刘仁 (白) 哦! 你饿了吧? 来吧, 我这儿还有一个。

(刘仁掏出小饼, 欲递, 拿回。)

刘仁 (白) 可是这么着, 吃完了就睡, 不许哭, 不许嚷。听见没有?

(张翠莺接过小饼欲吃, 悲咽不能下咽。)

刘仁 (白) 怎么啦? 不吃啊! 嘿, 不吃可也不许哭不许嚷。睡觉吧。

(刘仁接饼吃。)

刘仁 (白) 该着, 还是我的事儿。

(张翠莺接雨水饮, 刘仁打饱嗝儿, 接雨水饮。)

刘仁 (白) 睡觉吧。

张翠莺 (白) 是。

刘仁 (白) 哈! 哎哟!

(刘仁伸懒腰, 入睡。)

张天觉 (白) 翠莺女儿, 你想死为父了哇……

(张天觉悲哽。)

张翠莺 (白) 爹爹! 爹爹! 你在哪里呀?

(二黄原板) 冒风雨忍饥饿强把路趱,
棒疮发筋骨断怎能成眠。
这泪珠似雨流难以合眼,
张翠莺度一日如度一年。

张天觉 (二黄原板) 耳听得哀哭声甚是悲惨,

(张天觉醒。)

张天觉 (二黄原板) 是何人搅我的梦里团圆!

(白) 老夫正在睡梦之间, 何人搅了我的好梦啊!
兴儿醒来!

(张兴醒。)

张兴 (白) 哎!

张天觉 (白) 兴儿, 兴儿外面何人啼哭哇?

张兴 (白) 我不知道哇。

张天觉 (白) 快去看来!

张兴 (白) 哎, 哎, 这是谁嚷哪! 我告诉驿丞官儿啦! 我还得嘱咐嘱咐他。
驿丞官儿! 驿丞官儿!

(驿丞官应声上。)

张兴 (白) 哪儿哪?

驿丞官 (白) 这儿哪。

张兴 (白) 驿丞官儿, 过来过来! 我告诉你没有, 别大声儿说话, 大人在此歇马, 怎么还有人嚷哪?

驿丞官 (白) 没人嚷啊!

张兴 (白) 没人嚷啊, 里头可听见啦, 瞧瞧去! 听见没有? 告诉他们可别嚷啦, 再听见我可受不了。

驿丞官 (白) 是啦。谁在这儿嚷嚷哪? 哎八成儿是门道里那个; 我瞧瞧!
嘿嘿嘿! 起来! 起来!

刘仁 (白) 谁呀? 谁呀?
哦, 老爷呀!

驿丞官 (白) 告诉你了没有, 不叫你嚷, 你嚷什么呀你!

刘仁 (白) 没嚷。

驿丞官 (白) 大人都知道啦。

刘仁 (白) 是呀! 我给您瞧瞧去, 您歇着去吧。

(驿丞官下。)

刘仁 (白) 我都睡着啦, 谁嚷哪?
(刘仁看张翠莺。)

刘仁 (白) 嘿! 有得! 她还没睡哪, 甭说是她。
(刘仁趋前。)

刘仁 (白) 嘿! 不让你嚷不让你嚷的, 你嚷什么呀?

张翠莺 (白) 我未曾啼哭哇。

刘仁 (白) 你没哭? 里头都听见啦!

张翠莺 (白) 我实实未曾啼哭, 未曾喊叫哇。

刘仁 (白) 你再说你没嚷!

张翠莺 (白) 解差哥我未曾喊叫。

刘仁 (白) 你再说!
(刘仁欲打。张翠莺大声喊。)

张翠莺 (白) 哎呀解差哥呀.....
(刘仁急拦止。)

刘仁 (白) 哎哎哎哎! 大人问了半天, 你一哭, 让里头知道啦, 又得轰咱们走。睡觉吧!
睡觉吧!

张翠莺 (白) 是。

刘仁 (白) 这都是哪儿的事情!
(【起三更鼓】。刘仁入睡。)

张天觉 (白) 女儿! 你在哪里呀?

张翠莺 (白) 爹爹! 你在哪里呀?
(二黄原板)

泪似湘江水涓涓,
吞声暗泣想慈颜。
今生若见爹爹一面,
纵死黄泉也心甘。

张天觉 (二黄原板) 父女相逢称心愿,
恰好似我女儿近在身边。
(白) 又是何人扰了我的好梦啊!
兴儿! 兴儿!

(张天觉打张兴。)

张兴 (白) 哎哟!

张天觉 (白) 外面又是何人啼哭哇?

张兴 (白) 我不知道哇。

张天觉 (白) 快去看来!

张兴 (白) 这是谁嚷来着? 这是……真打着啦。
没人嚷啊! 还得问问驿丞官儿。
驿丞官儿! 驿丞官儿!

(驿丞官摸上。)

驿丞官 (白) 在哪儿哪?

张兴 (白) 谁呀?

驿丞官 (白) 我呀!

(张兴打驿丞官一个嘴巴。)

驿丞官 (白) 哎, 怎么还打人哪?

张兴 (白) 打人? 可你怎么记吃不记打呀? 我告诉你别嚷别嚷的, 怎么还有人嚷啊? 还不快瞧瞧去!

驿丞官 (白) 我瞧瞧去, 我瞧瞧去。

张兴 (白) 再说没嚷不像话, 我这儿,

(张兴捂脸。)

张兴 (白) 挨了一个啦。

驿丞官 (白) 没嚷啊! 哦, 不用说是门道那个吧? 我瞧瞧去。

(刘仁打呼, 驿丞官打刘仁一个嘴巴。刘仁惊醒。)

刘仁 (白) 哎哟! 刚才谁打我来着?

(刘仁见驿丞官。)

刘仁 (白) 哎! 老爷!

驿丞官 (白) 告诉你没有, 别嚷别嚷的! 你这一嚷没关系, 我都挨了一个啦。

刘仁 (白) 我这不也挨了一个啦吗?

驿丞官 (白) 嘿! 别嚷啦。

刘仁 (白) 是。我给您瞧瞧去。

驿丞官 (白) 大人问下来啦, 我都担待不起啦。瞧瞧去!

(驿丞官下。)

刘仁 (白) 是。哎呀! 这下子真打着啦。谁呀?

(刘仁看张翠莺。)

刘仁 (白) 嘿! 有得! 她还没睡哪。不用说, 还是她!

(刘仁趋前。)

刘仁 (白) 嘿! 不让你嚷, 你嚷什么呀?

张翠莺 (白) 哎呀解差哥! 我未曾啼哭, 未曾喊叫哇。

刘仁 (白) 你没嚷里头就知道啦! 都打了我一个嘴巴啦。

张翠莺 (白) 我实实未曾喊叫哇。

刘仁 (白) 再说你没嚷!

(刘仁欲打。张翠莺怕极, 大声。)

张翠莺 (白) 哎呀解差哥呀!

(刘仁急拦。)

刘仁 (白) 哎哎……

(刘仁背供。)

刘仁 (白) 这玩意儿! 我要是一打她, 她这么一嚷, 里头知道啦, 出来还是打我呀。

(刘仁对张翠莺。)

刘仁 (白) 得啦, 再熬会儿天亮啦, 咱们就走啦。睡吧!

(刘仁睡。)

张翠莺 (白) 若有父亲, 他们谁敢这样欺负于我! 喂呀爹……

(张翠莺急掩口。)

张翠莺 (白) 爹呀……啊……
(二黄散板) 哭一声老爹爹难得……见……
爹爹呀……

张天觉 (二黄散板) 这声音我越听越在耳边。
(白) 兴儿! 呸!

(张天觉欲打，张兴惊醒，躲开。)

张天觉 (白) 外面到底何人啼哭哇？

张兴 (白) 我哪儿知道哇。

张天觉 (白) 快去看来！

张兴 (白) 到了儿谁哭哪！驿丞官儿在哪儿哪？

(驿丞官上。)

驿丞官 (白) 在这儿哪。

张兴 (白) 过来过来！这回再说没人哭，可不象话啦，大人都听见啦。快瞧瞧去！走！

驿丞官 (白) 不用说，还是门道那个。

(驿丞官踢刘仁。)

驿丞官 (白) 嘿！起来起来！

刘仁 (白) 哎，起来啦，起来啦。老爷！

驿丞官 (白) 嘿！这回再说没人嚷，可不象话啦，大人都听见啦，快说实话。

刘仁 (白) 喳。哪儿呀，我解着那个女犯，被打得棒疮疼痛，在那儿哭哪。

驿丞官 (白) 有这事你怎么不早说呀？

刘仁 (白) 早说，那嘴巴不就挨不上了吗！

驿丞官 (白) 我给你言语一声儿去。

张兴 (白) 问了没有，怎么回事？

驿丞官 (白) 有一解差押着女犯，被打得棒疮疼痛，在那儿哭哪。

张兴 (白) 候着。

启禀大人：外头有一个解差，押着女犯，被打得棒疮疼痛，在那儿哭哪。

张天觉 (白) 好，传话出去，将那女子带了进来，老夫我要亲自问话哪。

张兴 (白) 是。

驿丞官儿！

驿丞官 (白) 有。

张兴 (白) 大人吩咐下来，把那一女犯带进来，大人要亲自问话哪。

驿丞官 (白) 是。

张兴 (白) 快着！

(驿丞官向刘仁。)

驿丞官 (白) 得，这就不嚷了吧！大人叫你们进去回话。回答好来，还则罢了，要是回答不好哇，留神你的脑袋！回话去！

刘仁 (白) 是。哎呀，这是哪儿的事情。

嘿！有得！搅了一宿，她倒睡着啦。

(刘仁大声向张翠莺。)

刘仁 (白) 哈哈！

张翠莺 (白) 哎呀！我未曾喊叫哇。

刘仁 (白) 甭弄这套，大人听见啦，等着里头回话哪。告诉你，回答好了还则罢了，回答不好，避不住咱们俩人脑袋就得分家。

张翠莺 (白) 解差哥，但愿早死，也免得受罪呀。

刘仁 (白) 可你倒说了个“得”呀！你死啦是被崔通害的，我陪着你死，冤不冤哪。报！女犯告进。

(刘仁、张翠莺同进入。)

刘仁 (白) 女犯当面，当堂有刑。

张天觉 (白) 将刑具撤掉。

(刘仁撤刑。)

张天觉 (白) 那一女犯！

张翠莺 (白) 有。

张天觉 (白) 见了老夫为何不抬起头来？

张翠莺 (白) 有罪不敢抬头。

张天觉 (白) 无妨！恕你无罪。

张翠莺 (白) 谢大人。

(张天觉、张翠莺互望。)

张天觉 (白) 啊！

张翠莺 (白) 啊啊你是爹爹?
 张天觉 (白) 你是女儿?
 张翠莺 (白) 哎呀爹爹呀!
 张天觉 (白) 儿啊!
 (张天觉、张翠莺互相抱哭。)
 张天觉 (二黄散板) 只说父女难相见,
 谁知今日又团圆。
 (白) 这三载不见,你、你、你往哪里去了?
 张翠莺 (白) 爹爹呀!自从淮河翻船之后,多蒙崔老丈相救,认为义女。他有一侄儿,名唤崔通。我义父主婚,将我许配于他,是他进京赴考得中进士,不认于我还则罢了,反说我是他家的逃奴,将儿百般拷打,面上刺字,发配岭南,行至此处,幸得与爹爹相见。哎呀爹爹呀!快快与儿报仇吧。(1)
 张天觉 (白) 好贼!
 (二黄散板) 听罢言来怒气生,
 停妻再娶败人伦。
 (白) 不要如此,为父与你报仇雪恨就是。
 张翠莺 (白) 是。
 张天觉 (白) 我来问你,这一解子,他一路待你如何?
 张翠莺 (白) 他么……
 (刘仁急跪,以锁自套于颈。)
 刘仁 (白) 哎哎小姐,我可是好人。甭说别的,就是我们太爷叫我在半道儿上把您给害喽,我都没肯那么办;再一说,您可别忘了吃小饼儿呀。
 张翠莺 (白) 还好。
 张天觉 (白) 起过一旁。
 刘仁 (白) 谢大人。
 张天觉 (白) 为父与你出气就是。
 兴儿!
 张兴 (白) 有。
 张天觉 (白) 吩咐众校尉走上。
 张兴 (白) 是。
 校尉走上啊!
 (四校尉同上。)
 四校尉 (同白) 参见大人,有何吩咐?
 张天觉 (白) 命你等去至邵阳县,将那县令崔通,抓来见我。
 张翠莺 (白) 且慢!爹爹,儿要亲去拿他。
 张天觉 (白) 好!我儿亲去也好,可坐了为父大轿前往。
 张翠莺 (白) 遵命。
 张天觉 (白) 解子!
 刘仁 (白) 有。
 张天觉 (白) 前面引路。
 刘仁 (白) 是。
 张天觉 (白) 去吧。
 (轿夫上,张翠莺上轿,刘仁前引,率四校尉同下。)
 张天觉 (白) 崔通不仁,竟将我女刺字发配,真真地令人可恨哪。
 (张天觉沉思。)
 张天觉 (白) 哎呀且住!只恐女儿前去,崔通不服,此事必须老夫亲自拿他。
 吩咐人役走上!
 (四军士自两边分上。)
 张天觉 (白) 带马邵阳县去者!
 (众人同下。)

【第十四场】

崔文远 (内白) 好大雨呀!
 (崔文远上。)
 崔文远 (西皮散板) 心中只把崔通怨,
 一去三载不回还。
 病体已恹心悬念,
 去到邵阳寻翠莺。
 顾不得冒风雨忙往前趲,
 (崔文远下。)

【第十五场】

(崔通、赵女同上。)
 崔通 (念) 翠莺发配岭南道,
 赵女 (念) 斩草除根多么好。
 崔通 (念) 从此夫妻免吵闹,
 (【急急风】。四校尉、刘仁、张翠莺同上。)
 张翠莺 (念) 报仇雪恨在今朝。
 (张翠莺进门,打崔通嘴巴。)
 张翠莺 (白) 捆起来!
 (四校尉分绑崔通、赵女。)
 崔通 (白) 你是何方人役,擅敢闯入县衙,殴辱本官,是何道理?
 张翠莺 (白) 崔通啊,贼子!你丧尽天良,设计害我,不想中途遇着我爹爹,奉调进京,命我前来捉拿于你。
 左右,看皮鞭伺候!
 (张翠莺打赵女、崔通。)
 张翠莺 (西皮散板) 先骂泼妇太凶悍,
 (张翠莺打赵女。)
 张翠莺 (西皮散板) 忘恩负义怎为官!
 (张翠莺打崔通。)
 崔通 (西皮散板) 这是丈夫失检点,
 念在夫妻饶这番。
 张翠莺 (西皮散板) 不提夫妻还犹可;
 提起夫妻我心更酸!
 看在夫妻将你打,
 (张翠莺打。)
 张翠莺 (西皮散板) 活活打死负心男!
 赵女 (西皮散板) 自古无有全家犯,
 丈夫犯罪与我何干?
 张翠莺 (西皮散板) 岭南发配路途远,
 诬我盗银你罪欺天。
 王法条条当重办!
 (四军士、张兴、张天觉同上。)
 张天觉 (西皮散板) 代天巡狩法森严。
 (白) 崔通今在何处?
 张翠莺 (白) 吊在廊下。
 张天觉 (白) 校尉,与我押了上来!
 (崔通、赵女同跪。)
 张天觉 (白) 大胆崔通,为何停妻再娶?
 (崔通指赵女。)
 崔通 (白) 她父言道:不允婚事不许我作官哪。
 张天觉 (白) 你为何诬良为盗,将我女儿刺字发配,又命刘仁中途杀害,是何道理?
 崔通 (白) 此乃小婿一时之过,望求岳父大人开恩,饶恕了吧!
 张天觉 (白) 呀呀呸!似你这等忘恩负义之人,真真可恶。

左右，将他衣冠剥了！
走哇！

崔文远（内白）
（崔文远上。）

崔文远（白） 来此已是邵阳县，门上哪位听事？

张兴（白） 老头儿找谁的？

崔文远（白） 烦劳通禀，崔文远要见邵阳县。

张兴（白） 候着。

启禀大人：有一崔文远要见邵阳县。

张翠莺（白） 啊爹爹，是儿那救命的义父到了。

张天觉（白） 快快有请。

张兴（白） 有请啊。

（崔文远进入。张翠莺见崔文远。）

张翠莺（白） 喂呀爹爹呀……啊……

（张翠莺向张天觉。）

张翠莺（白） 这是儿义父；

（张翠莺向崔文远。）

张翠莺（白） 这是我家爹爹。

张天觉（白） 啊亲翁请坐。

崔通（白） 啊，伯父来了，快快救一救你侄儿吧。

崔文远（白） 你不是我侄儿崔通么？

崔通（白） 正是侄儿。

崔文远（白） 你身犯何罪，我是个平民百姓，焉能救你呀！

（崔文远发现赵女。）

崔文远（白） 啊啊这是何人？

崔通（白） 此乃试官之女，许我为妻的呀。

崔文远（白） 啊，侄儿你是有妻子的人哪！

崔通（白） 她父言道：不允亲事不许我作官，故而我娶了她。等我妻子到来，她叫我毒打于她，又叫我将她发配岭南，不想遇见她父。如今要将侄儿斩首。伯父，你快快讲个人情吧。

崔文远（白） 崔通啊，小奴才！干不是万不是，乃是我的不是。不该将我的义女，许配于你。只因你进京赴考，一去三载不归，是我二人寻找于你，不想我病在中途，只得命她一人前来，夫妻见面就该相认；怎么，你非但不认，反而将她毒打，发往岭南。你的良心何在？天理何存？幸而你作了个知县，自己的妻子你都不认了，你若是作了宰相，连祖宗你也不认了哇！你这样忘恩负义的奴才，还有何脸面活在世上，我救你何来？

大人，不要留他，快快将他治罪呀！

儿啊！你、你、你、你受了苦了哇……

赵女（白） 哎哟！我说这位老爷子，实指望您来了给我们讲个人情，您怎么反倒给加了盐儿啦哪！难道您就不替您侄子想想，也不怕崔氏门中绝了后吗？

我说这个张大人，您可也得替您姑娘想想，你要一定把崔通治罪，难道说真叫您姑娘另行改嫁去吗？

张天觉（白） 这个？

儿啊，如今不难将崔通治罪，只是你的终身……

张翠莺（白） 爹爹，儿就是终身独守，削发为尼，也万万不能与那个负心人和好！

（赵女悄拉崔通。）

赵女（白） 我瞧你还是过去央告她去吧。

（赵女指张翠莺。崔通下跪。）

崔通（白） 哎呀小姐呀！想此事干不是万不是，乃是我的不是，如今悔之不及，望求小姐开恩饶恕，夫妻重聚，偕老百年。若是再犯，任凭小姐重重治罪。请小姐饶恕了吧！饶恕了吧！

张翠莺（白） 哼哼！说什么不敢再犯，此事若非刘仁仗义，难道我张翠莺还有两条性命不成？

崔通（白） 这个……

张翠莺（白） 喂呀，爹爹与孩儿做主呀……

张天觉 (白) 好! 为父与你做主就是。
兴儿溶墨伺候。

(【急三枪】。)

张天觉 (白) 刘仁过来, 这里有公文一道, 命你随同校尉, 将他二人解往湖南抚台衙门, 暂行看押, 待老夫奏明圣上, 再行发落。押下去!

刘仁 (白) 喳, 是。

(刘仁向崔通、赵女。)

刘仁 (白) 老爷、夫人, 跟我走吧。

崔通、
赵女 (同白) 唉!

(刘仁、四校尉押崔通、赵女同下。)

张天觉 (白) 亲翁, 今日在此暂宿一宵, 明日我们一同进京就是。

崔文远 (白) 怎么我还要前去吗?

张天觉 (白) 盘桓几日。

崔文远 (白) 今日你父女重逢, 老汉已然放心, 我呀, 我要回淮河去了。

张翠莺 (白) 爹爹说哪里话来, 女儿棒疮未愈, 你就忍心撇我而去么? 也罢! 爹爹若是不去, 女儿也就不去了。

崔文远 (白) 女儿不必如此, 为父暂时陪伴于你, 一同进京就是。

张天觉 (白) 大家暂且在此歇息一宵, 明日一同进京便了。正是:

(念) 恼恨崔通太不堪,
崔文远 (念) 丧尽天良无义男。
张翠莺 (念) 中途幸遇爹爹面,
崔文远 (念) 花落重开又团圆。
张天觉 (白) 好一个“花落重开又团圆”!
亲翁, 女儿, 随我来呀!

(张翠莺痛楚。)

张翠莺 (白) 哎哟, 哎哟!

(张天觉、崔文远两边搀扶。)

张天觉、
崔文远 (同白) 看仔细!

(众人同下。)

(完)

(1)此处或用【急三枪】牌子, 代替叙述。